

1、追求成為完全的信心（吳老牧師）

吳老牧師（Hans R. Waldvogel）

「以諾因著信被接去，不至於見死。人也找不著他，因為 神已經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經得了 神喜悅他的明證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。因為到 神面來的人，必須信有 神，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。」（來十一：5、6）

今日關於信心的事常常被人談論到，並且許多的說法是沒有聖經根據的。我為這段經文感到歡喜快樂，因為它告訴我們信心真實的本質是什麼。信心是絕對非常實際的，「以諾因著信被接去。」今天我們都盼望能被主接去，然而這裡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小小的功課，以諾並非在「睡夢中」被主接去的，在他為著被提預備好之前，需要先做一些事。我們都想不透，一個身在大洪水前那充滿強暴與罪惡世代的人，是如何能討主喜悅？這個「喜悅」兩字真實意謂著他使 神感到滿意，換句話說，他是被製作成完全了。

你的盼望是否是要在基督裡被製作成完全？耶穌從天上向著撒狄的教會說：「我知道你的行為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實是死的。」

噢，僅僅是徒然擁有一個美名是何等可怕，但我們就是喜歡給自己取個名字。我們愛被別上各式的徽章，不是嗎？我們喜愛擁有許多美名，更以此誇耀。「我們是五旬節教派的。」但是耶穌說：「我不在乎你的名字，在你裡面有一些事已正在衰微，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」

耶穌基督已賜給我們應許，要使我們能按著祂的旨意在各樣善事上成為完全，祂要在我們裡面作工，使我們在祂眼前成為可喜悅的，使我們成為完全，好在一切美善的事上能按著祂所喜悅的去做，並且祂告訴我們祂自己是如何做的。有一些事是你我必須去做的，並且不是輕輕鬆鬆地應付了事。

我們曾多次聽過腓立比書二章十二、十三節經文「這樣看來，我親愛的弟兄」——現今那傳道的人已逝去，帳幕已被挪移，你們也已回復到往常的生活——「就當恐懼戰兢，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。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。」有數不盡的次數， 神在我們心裡作工，好使我們能願意，但我們並未進一步地「去做」，我們並未成為完全。噢，我們並沒有什麼改變，感謝 神所作的，但哪裏找得著一個擁有完全舌頭的人呢？噢，看見那些毫無改變的 神的聖徒是何等令人難過的事，他們就僵硬在自己的模式上——自己的思想模式，自己的想像，自己的話語。

先知以賽亞說：「我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，」也有那麼多的聖徒如此說：「我要繼續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，我自己的口也要說所喜悅的話。」親愛的，除非聖靈抓住了我的嘴，我的思想，直到聖靈掌權為止，他們是將會一直如此做的。但是全能的 神已經賜給耶穌基督權柄，能勝過一切肉體，使我們在祂裏面成為完全，使我們像耶穌基督一樣。我們可以仍然高唱一千年的：「主我願像你，滿有憐憫心，溫柔和良善，謙卑愛人，……」但你知道如何才能成為靈裏貧窮嗎？你若試一次，看看當有人談論你所作無禮的事，稍微批評你一點，或有人挑你的錯時，你那驕傲的靈是如何升起的！我曾認識一些已經多年成為「聖人」的聖徒，然而當他們在犯錯時，我卻一點也不敢

提醒他們，因為他們會像一隻落湯雞一樣發狂地撲向你，就算僅僅是建議他們也許可以唱詩更好一些，或說的更好一點，多一點聖潔，多一點謙虛，多一些純潔，他們就不喜歡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已經將自己包裹在自愛的大衣裏了！

我們如何才能除去這咒詛並污穢我們的撒但權勢呢？「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，必要死，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，必要活著。」親愛的，我需要藉著信心來得著完全，是藉著 神的信心。信心是當我知道 神向我說話時，他是當真的，並且祂對祂所說的是完完全全的認真的。

「我見你的行為，在我 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，我已經告訴你這件事，我已經警告你，已經定了你的罪了。」噢親愛的，你知道這定罪的祝福嗎？這世上的人沒有一個能使人自覺有罪的，他也許是最雄辯的傳道人，他也許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都已熟讀，並能逐節引用，但他是一點也無法使人知罪的，只有 神的聖靈能做到。

「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。」那金子是什麼？祂是指著永不失敗的愛、主的喜樂、 神那在所有條件下仍能存在的平安說的，但為何今天我們卻沒有這金子？也許這是因著我們缺乏信心去相信 神是當真的。我們沒從別人身上看見這金子，卻說：「我和他們一樣好，我也許和我的牧師一樣屬靈了！」

今天早上我讀到一段智慧的話，這話正中我心，祂說一旦你開始對你每日生活上的小事覺得無所謂，你失去了你的主，耶穌基督。這可能嗎？但是在這裏誰不是對小事都覺得無所謂嗎——小小的思想，小小的話語，小小的行為，小小的感覺？但耶穌基督盼望成為我生命的主，我每一時每一刻的主。這是可能的嗎？這正是為何以諾是被作成完全的，對他而言這不僅是一個可能性，而是一個命令，他與 神同行，並且他必須藉著信心這樣去做。

在聖經裏告訴我們信心就是知道「 神是」。你知道 神在這一年的第一天是正在恩慈地待我們嗎？你知道 神期待在今年結束時能看見我們是更加完全的嗎？不是那種我們自己的完全，不是那種將自己藏在在大衣裏的東西，不是藉著不斷漂白——三、四、五、六層的粉飾，卻將敗壞隱藏在裏面，是 神的聖潔，耶穌基督的聖潔。

我今年要實踐這事嗎？若是我做不到那並不是 神的錯，這不會是基督的錯，也不會是聖靈的錯，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已經一同盡力使我能像耶穌一般。

我該如何來面對 神所賜我的自覺有罪呢？好吧，再多睡一會兒，再漫不經心一會兒，你曾注意到要銷滅自覺有罪的感動是多麼容易？在聚會中你覺得被定罪，然而你離開聚會去到賣冰淇淋小販前，就在你的冰品下肚之時，自覺有罪的感動也不見了，聖靈曾多次憂傷，這原本可以變得更好的，親愛的，若是你能將你的臉埋在枕頭裏，若是你能有一些禁食，這可能會變得更好。我告訴你，我們正在欺騙自己，我們並未使那將要衰微的再甦醒起來。

今天早上若是你坐下，在這一年的第一天，寫下那些將要衰微的事，也許你會感到驚訝，曾經有一段時間在你的靈裏有火在焚燒，曾有謙卑，靈裏貧窮，曾在你的靈裏有一個呼喊要討耶穌的喜悅，但今天，你可以在肉體裏活著，今天你可以口出惡言後再回到聚會中多呼叫一下（那正是我們空洞呼喊所來之處）。然而當聖靈在得勝中呼

喊時，那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，因為祂已經抓住你的心，並且你的生命是清潔的。

但是，親愛的，除非我首先帶著恐懼戰兢的心，聽 神向我說的話：「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——」不是幾年前，而是今天，我必須留心祂的聲音。今天，我必須說，主你要我去做什麼？這樣祂首先將會說：「除去你心中的那些荊棘和蒺藜，要犁你的心田，要全身俯伏好使你能禱告通，能得著一些真實的謙卑。」祂將說：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而不恨惡他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門徒。」恨惡它？噢，但我們是何等地愛它，當 神開始要稍微修剪它一點，我們立刻就跑開了。

噢親愛的，在他被接去以前，以諾使 神感到喜悅，並且在我被接去以前，我也需要討 神的喜悅——就像耶穌所說的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。」親愛的，那正是為著我們每一位這一年的目標：「不是照著我自己的意思」，而是祂的旨意。如果你說：「我必須有你，耶穌，你一定要為我成就這事，你一定要充滿我。」祂將會在你裏面作工使你願意！

今天早上 神正在我們一些人心中作工使我們願意，一個真正的解答；你不要討肉體的喜悅，要討 神的喜悅，你曾給 神一次機會在你裏面作工嗎？我們的心是那樣冷，給 神和祂的同在一次機會來融化你的心，你不會得著比這更好的時光的。

若是你盼望在這將來的一年中贖回你所失去的時光，就花時間與耶穌基督同在。常常和 神在一起，那是屬肉體的心無法明白的事，但耶穌說：「你的天父正等待與你在暗處相遇，並且祂要公開地報答你。」噢要你在暗處是多麼困難，要將你自己從眾人的目光中剝離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，特別是當你正喜愛這樣的事時，你喜歡人的目光注視你；但要與 神單獨在一起，給 神一次機會。

這正是五旬節運動進入這世界的原因，你知道為什麼今日我們不再有起初他們所有那樣的等候聚會嗎？ 神的靈已多次憂傷，祂沒有一次的機會好得著 神的百姓。他們希望被娛樂，並且當他們被娛樂了，他們會再來，那些舊的東西會再滿足他們的肉體；但是那些渴慕基督，盼望得著祂所期待的完全的人在那裏呢？只有那些被聖靈所犁過，所倒空，所做過的心才有！

你我都有著和以諾相同的呼召，你知道在今年，就從今天開始，要討 神的喜悅並且僅僅要使耶穌喜悅是可能的嗎？若是我要祂來做，祂就給我能力去做到。

2、撒迦利亞與馬利亞（司布真）

司布真

「撒迦利亞對天使說：我憑著什麼可以知道這事呢？」（路一：18）

「馬利亞對天使說：我沒有出嫁，怎麼有這事呢？」（路一：34）

祭司撒迦利亞與童女馬利亞在 神眼中都非常寶貴， 神極其尊重並喜悅他們。他們相似之處甚多，他們都有偉大的品格，因為撒迦利亞「遵行主的一切誠命禮儀，沒有可指摘的；」而馬利亞也是那麼高雅敬虔。他們都得著天使的造訪，他們也都被告以一個奇妙誕生的預言。他們給天使的回答，乍看也很相仿，不太看得出來兩者在信心上有何差異；但後來撒迦利亞受了責備與管教，以致有一段時期變成啞巴，但天使卻解釋給馬利亞聽，後來聖靈還藉著她的表親以利沙伯稱讚她說：「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。」

顯然 神看見我們所看不出來的差異：雖然兩個人的行為可以非常類似，所說的話也相仿，但他們裡頭的心態與靈卻可能極其不同。我們將兩人並排說：「他們很像。」但 神看見差別：因為我們按所聽與所見來判斷，但 神查驗人的肺腑心腸。

首先我們來看撒迦利亞，他說：「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？」

我們先來假設撒迦利亞與馬利亞的話是一樣的，存心也相同，並且假設兩人都有錯，那麼撒迦利亞的錯大於馬利亞的錯，因為他是祭司——是一個被分別出來擔任神聖職任的男人，應該熟讀 神的話，並為自己也為百姓比別人更靠近 神；而馬利亞不過是單純卑微的鄉村姑娘，雖然她也有高貴的王室血統，但她的家庭已落入寒微。她擁有卓越的心思，但她未曾擁有特殊的職份使她與人有別。但撒迦利亞是個祭司，必須比卑微的女子馬利亞擁有更高層次的信心：「祭司的嘴裡當存知識，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法。」（亞二：7）他被設立為祭司，不是正為了作百姓的教師，最軟弱者的幫助，作無知失迷者的嚮導嗎？所以他們應當在每一方面作榜樣。如果撒迦利亞與馬利亞都不信，而且不信的程度也都一樣，那麼撒迦利亞該是比較糟糕的，因為他的職份要求他比那卑微的村姑更有信心。

弟兄姊妹，可否讓我將這些話應用在你我身上？弟兄傳道人們，如果我們沒有信心，我們的不信比一般會眾更嚴重；我們有更多時間研讀 神的話，所以我們應當比他們更熟悉 神的話，更熟悉屬 神的事物，所以應當更豐富地被蘊含其中能產生信心的靈所充滿。如果 神喜悅揀選我們照管祂的羊群，我們就必須作群羊的榜樣。我們崇高的地位要求我們要顯出更大的恩典，超過一般信徒，他們是 神所寶愛的，卻未曾被分別出來成為領袖。

同樣的原則也可以應用在每一位主耶穌的僕人身上，按他們恩典的度量，有些人比另一些人被要求得更多。至於你們這些親愛的教導年輕人的姊妹們，當記得他們正在留意你，期待在你們裡面看見明亮的榜樣。而且 神將你擺在教師或母親的位子上，期待靠著祂的恩典在你們裡面能有別人可以仰望的東西，使年輕的信徒能從你們學到東西。要留意，不要讓他們從你們的懷疑學到不信；永不要讓他們在你裡頭看見憂愁掛慮與煩躁，這些都是缺少對 神的安靜信靠的記號。乃要讓他們在你身上學習值得

認識的東西。而有什麼比對 神的信心更值得學習的功課呢？你們在教會裡擔任傳道人、長老、執事、教師的人，要留意使你的生命與言行不要流出不信來。我特別對自己說，既然在靈裡多蒙了恩典，我就恐懼戰兢，惟恐我給你們帶來懷疑或懼怕。願我們這些作別人指引的人，要留意不要因懷疑與沒有信靠而羞辱了 神，因為我們裡頭的不信是一項不容忽視的過犯。 神必要為此而對付我們，雖然祂若在那些軟弱羊群身上看見不信時，仍寬容他們。

還有，在撒迦利亞的情況裡，問題不只在於他的職份，也在於他是個年長的人。我們讀到他和他的妻子都已「年紀老邁」。如果一個人已經長久經歷屬 神的事，如果一個人有許多禱告蒙垂聽的經驗，如果一個人曾經歷許多麻煩蒙主釋放，如果一個人在漫長生命曠野歷程中多年看見 神作工的手，那麼 神期待他能比那些才剛認識祂的名的年輕人，表現出更堅強的信心。我對這裡有許多比我年長的人說話，他們比我先在基督裡，請他們原諒我這麼說，他們應當比我顯出更大的信心來，因為他們多年經歷主的信實與真理。同樣的，我這已經認識主不少年日的人，決不應當允許我自己比那些最近幾個月才悔改信主的人缺少信心。如果我們每一天所過的日子，沒有引領我們對主有新鮮的信賴，那真是我們的羞辱。我們所度的每一小時，都應伴隨著更像小孩一樣對主的信賴。

主是如何幫助你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呢？你是否記得你曾說：「我決不再懷疑祂」？然而你又再懷疑祂了！啊，這些懷疑何等叫你滿了恩慈的主傷心啊！我曉得你在想你決不可能一次就從其中得著完全的釋放，但你不是曾蒙憐憫從深坑中被拉上來，從六種麻煩中得解救，在七次遭遇中脫離邪惡的權勢嗎？現在有個新的試煉臨到，你不能相信你的主嗎？如果你不能，那麼你必然會招來可悲的罪，並且叫 神的聖靈擔憂，過於一個新近認識救主的「馬利亞」，她在第一次的爭戰中沒有信靠 神。在恩典中的嬰孩不應疑惑，但如果他們疑惑了，他們的不信也不像那些以色列的父老那樣嚴重。如果作準則的人迷糊了，那是個可悲的災禍，遠比一個貧窮、受傷的兵士更令人遺憾。年長的撒迦利亞在這事上所犯的錯，比年輕的馬利亞更該受責怪。

再進一步來說，撒迦利亞將得著孩子作為他禱告的主題，但我猜想馬利亞沒有這樣禱告。雖然想成為彌賽亞的母親是一般希伯來婦女的渴望，但天使對這位童貞女問安時，她可能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；至少她從來沒有以此作為禱告的主題，但撒迦利亞卻正是如此禱告。因為十三節說：「天使對他說：撒迦利亞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。」雖然這應許是他的祈求的明確答覆，撒迦利亞卻問說：「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？」這是不對的，而且錯得非常厲害，他曾為此禱告，而當答覆來到時，他又不信。啊，撒迦利亞，你實在大大有罪了；如果所臨到你的是個令人驚奇的意外之事，像臨到馬利亞的一樣，那麼你的懷疑還有一些藉口。但當所臨到你的是對你的懇求直接的應允，是對懇切祈求的回應，那麼你那不信的疑問就是可悲的過犯了。如果馬利亞是因事出突然所以疑惑，那是很自然的；但天使是對你說：「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！」你為何還疑惑呢？對禱告蒙垂聽覺得驚訝，乃是對 神的信實表示詫異，這不正無意中表露出如何低看了 神嗎？

有時我想，如果主想叫他一個僕人驚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垂聽他的禱告。祂常這樣作，然後你會聽見他們彼此說：「不是很令人驚訝嗎？你看，我們在禱告會中祈求一些 神的賜福，而 神居然垂聽了我們的懇求，這不是很奇妙嗎？」讓我問你，如果你坐在你的朋友家中，他的孩子們會用他們的父親遵守諾言來嚇你嗎？他們會因他說

誠實話而終日驚奇嗎？但許多 神的兒女就是這樣，他們甚至會忽略許多證明祂的信實的事實，而輕看祂的信實。當祂的百姓心情比平時好時，就承認祂的信實，並將祂應驗祂的話而垂聽禱告說成是一項偉大的奇事。應該如此嗎？ 神垂聽禱告應該看成是奇事嗎？我們是否已落入那麼低的屬靈光景，以致將 神的信實看成那麼神奇的事？

如果我們的想法像一位老姊妹就更好，當人家對她說：「這不是很奇妙嗎？」時，她回答說：「從一方面來說，是；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不。因為祂不一向如此嗎？」我們可以因為祂偉大的恩慈與憐憫而覺得奇妙，但不要將 神為顧念祂百姓的呼求而恩待他們、持守祂的應許，看為奇特的事。反而當 神沒有聽我們的禱告時，我們應當覺得希奇，因為祂乃是誠信真實，垂聽禱告的 神。如果你我有一件事如同重擔壓在肩頭，我們也已如同撒迦利亞一般，一次又一次地將這負擔帶到主面前，那麼我們就當期待主恩典的答覆來到。我們寫信給朋友時，難道不期待回覆嗎？為何我們不用同樣的態度期待禱告得著回覆？如果 神回應了我們的禱告，我們豈當心存疑惑，甚至質疑這賜福的真實性呢？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我們實在是有罪了。如果主賜下憐憫，垂聽我們的祈求，我們卻不信，還說：「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？」那麼我們的不信就會惹動忿怒，我們將遇見管教；這正是撒迦利亞所遇見的。

撒迦利亞的另一個問題是，他懷疑天使奉主的名對他宣告的事實。他說：「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？」馬利亞並沒有懷疑事實，她想知道的是如何能有這樣的事呢，但她相信這事是會成就的，因為論到她的話是說：「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。」但撒迦利亞這個好人卻不信，因為天使對他說：「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，只因你不信……」如果我們敢懷疑 神的應許，這不是一項可悲的罪惡嗎？如果你的孩子——你自己的孩子——就是你長久所愛、以恩慈待之的孩子，來到一個地步對你沒有信心，你的心豈不非常憂傷嗎？如果你知道你心中除了愛他之外沒有別的，你確定知道在他一生中你不曾失信於他，常言行一致地對待他，並且一再向他重申你的應許，他卻仍然說：「父親，我盼望我能相信你。」你的心豈不因這樣的話被割成碎片？他越迫切地為不能相信你而疑惑，你的痛苦就更強烈。一個兒子對自己的父親說：「我盼望我能相信你。」那是多麼可怕的話啊！你心靈深處會滿了憂傷地自問：「我的孩子是怎麼了，為何他不能相信我？如果是我的仇敵我就能忍受，但這是我所愛的孩子說的話。他不只不相信我，而且他盡力要這麼作卻仍無法把我當成真誠的。他說的那麼懇切，我可以清楚看見那殘酷的念頭如何佔據他心中，引他不信任我的愛的邪惡是何等令人絕望啊。」

啊，懷疑與懼怕並不像一般人所以為是芝麻小事，事實上它們對神聖真理是隱藏的不敬，對純淨的良善而言是公然侮辱，對永恆的愛是一種可怕的褻瀆！良善的 神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嗎？祂自己的孩子應該這樣錯看祂嗎？你的孩子如果懷疑你，也許在他人看是芝麻小事，但對身為父母的你來說卻是可怕的事。縱使你不同意我的話，覺得我說的太尖銳，而認為懷疑與懼怕是芝麻小事，你天上的父也不認為如此；你的不信會傷害祂，使祂的靈擔憂。請看主如何說：「他們不信我要到幾時呢？」不要忘記使徒在希伯來書第三章警告的話：「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？又向誰起誓，不容他們進入祂的安息呢？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？」撒迦利亞不信，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；如果你不信，就如當你在聖經中清楚讀到一個應許，很明顯的符合你目前的需要，你卻說：「我憑著什麼可以知道這事呢？」那麼你也要為此付出代價。

再進一步來說，這個好人撒迦利亞懷疑他的主，又藉著求一個記號表達了他的不信：「我憑著什麼可以知道這事呢？」他求記號或印證，好使他知道天使所說是真的。

馬利亞的情形不是這樣，她要的是解釋不是印證。那麼求印證是錯的嗎？不一定，有些情況甚至不求印證是得罪神，就像亞哈斯的情況：「耶和華又曉諭亞哈斯說，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兆頭，或求顯在深處，或求顯在高處。亞哈斯說，我不求，我不試探耶和華。以賽亞說，大衛家啊，你們當聽，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，還要使我的神厭煩麼？」在亞哈斯的情況裡，拒絕求印證（兆頭）是得罪神的；對撒迦利亞而言，則求印證是得罪神。

我要再回到起頭的論說中，讓我提醒你同樣的事對這個人而言是對的，對那個人而言卻是錯的，關鍵在於他們的動機。很有趣的是，亞伯拉罕用了跟撒迦利亞幾乎完全相同的話：「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？」他清楚向主求一個記號，但他的請求一點也沒有傷主的心，因為主知道他的僕人亞伯拉罕是在謙卑與像小孩一般的信心中求的。讓我很快向你指出亞伯拉罕與撒迦利亞的區別：撒迦利亞沒有印證就不相信，亞伯拉罕卻是已經相信，而為了長久等候應許的實現，覺得有印證會扶持他。我們當然不能對偉大的信心之父說：「若不看見神蹟奇事，你總是不信。」但這樣的責備，卻可以用在撒迦利亞的身上。在亞伯拉罕裡面有顯著的信心，所以他自然地祈求印證並不算有罪。基甸也是這樣，他多次尋求印證；你可以看見基甸從起頭就相信，他也運作他的信心。但他因自己的信心軟弱而戰兢，所以祈求印證好加強他的信心。顯然他並非不信靠主，他只是要弄清楚那是不是主對他說話；基甸說：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給我一個證據，使我知道與我說話的就是主。」問題不在於神的信實，而是在於說話的是不是主。但撒迦利亞問的是一個沒有信心的問題：「我憑著什麼可以知道這事呢？」他要的是一個證據，作為他能相信的條件。

你可以這樣禱告：「主，請給我一個印證。」但你必須得著印證之前先相信，你不能靠那印證來相信。那是不同的。先相信然後祈求能激勵我們的證據，與沒有信心而要求看見神蹟奇事作印證，說：「我不相信，除非我看見印證。」這兩者是全然不同的。多馬是這種錯誤的一個例子，他說：「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，用指頭探入那釘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總不信。」他的主體貼他的軟弱還是向他顯現，但主說了一段很值得深思的話：「多馬，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，那沒有看見就信的，有福了。」偉大的祝福是屬於你的，如果你無論有沒有什麼證據都滿足地相信你的神，將神的話就當作夠多的確據，不需要心中有別的把握，或是魂遊象外式的特殊屬靈經歷。即使沒有什麼神蹟奇事發生，我們的神仍然是真的；讓我們將這個真理刻印在心，決不允許一絲懷疑插入其間。哦，聖靈啊，請在這事上幫助我們。

這一切都顯示出撒迦利亞的錯誤是在於不信，他所受的管教也值得我們留意。他為不信而受管教，因為主愛他；他因此所受的苦是出於神的愛過於神的忿怒。

他祈求一個記號，他也藉一個記號受管教。神常用我們自己所收集的細枝，製成責打我們的杖；我們自己的罪成為刺傷我們的荊棘。撒迦利亞求一個記號，他就得著這個記號：「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啞巴不能說話，直到這事成就的日子。」有幾個月之久，他不能說話；但就在他的口向別人關閉時，卻向他自己打開。他啞巴的口向他自己傳講這樣的話：「你不相信主對你所說的話，現在你因此無法對別人轉述這些話，因為主不會雇請一個不信的使者；如果神的使者所說的話你不信，你自己也不能說這些話。」我恐怕有許多「啞巴基督徒」，是因不信而口被封住；主拯救了他，又賜他許多快樂，但他因小信而否認了主的話。我相信撒迦利亞因要生小孩的盼望而充滿快樂，並且熱切期待要成為至高者先知的約翰出生，那日他也能恢

復說話的能力；但同時他也很痛苦，因為有那麼長的時間他不能說話，他多麼渴望能說話並歡唱啊！

無疑的許多人因著不信被放在一邊不得為主作見證，而他卻自稱那是謙虛或是審慎。主說：「我不能使用你作傳道的人，我不能使用你向眾人傳講，我不會幫助你在個別談話中領人歸向基督，因為你小信。你懷疑我，現在你必須啞巴一陣子。」如果這是你的情形，我盼望你不能說話的光景儘速結束。主啊，請開他們的口，讓他們的口能傳揚你的讚美。親愛的朋友，我盼望主即將打開你的舌頭，如果你的心正直，不能述說 神為你成就了何等的事將是很痛苦的事；但有些人就是這樣，他們變成啞巴不能說話，因為他們不信。

不但如此，顯然撒迦利亞也成了聾子，因為當孩子生下來後，「他們就向他父親打手式，問他要叫這孩子什麼名字。」如果他能聽，就不須打手式了；但他不但不能說話也聽不見。他經歷啞巴與耳聾雙重的苦，這對一個能言善道的人而言是個不小的十字架，你從他後來發出的讚美就知道他擁有這樣的恩賜。他變成耳聾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，也是很有教導性的事；因為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在他們不信 神的應許之後，就變得對屬靈的事成了耳聾的。你說：「你是什麼意思？他們怎會是耳聾的？」請留神聽，你就會發現他們說：「我聽不進去某某先生所說的話。」但那正是過去他們很喜歡聽他講道的同一位傳道人！而且 神也仍然使用他叫別人得幫助，像以往一樣。怎麼回事呢？別人正暢飲於 神的道，這些可憐耳聾的人卻說：「我們不知道為何如此，但我們聽不進去牧師在說什麼。」不，你是因不信所以聽不見。你過去沒有接受他的信息，你沒有在 神的話中自樂，所以現在你聽不見了。那是一種可怕的耳聾，因為如果你是肉身的耳朵聾了，可以去買助聽器，或去看一個高明的耳科醫生，他可能可以幫助你。而且如果你不能聽，你還能讀。但如果你是屬靈的耳聾，我不知道有比這更可怕的管教，有沒有什麼比這個更使你對別人有害。

哦，親愛的，要相信主美善的話，要用溫柔的心領受所栽種的道，不要因懷疑而惹主發怒。免得因著你沒有當作主的話來接受，或許時候會來到，你將不再能聽主的話，祝福要離開你，過去你聽來如同雅樂美音的話，如今不再吸引你；過去令你的心愉悅歡欣的有福真理，不再對你有絲毫影響。馬利亞沒有被判決變成啞巴或耳聾，因為她相信主藉祂使者所說的話。我們也能藉著信從，逃脫隨著不信而來的痛苦。我們必須遇見憂患，但最好不要因我們的過犯而必須增加它，像撒迦利亞一樣。另一方面，信心會帶來安息與平安。

現在我們要轉過來看馬利亞，馬利亞說一樣的話，但性質不同，她問天使說：「怎麼有這事呢？」

首先，我們注意到她相信天使所說的，她不是問：「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？」她話的意思乃是：「我相信你的話，但怎樣有這事呢？」她的問話中並沒有包含不信，我們很確定這件事，因為沒有多久她那傑出的表親以利沙伯，在她的話中稱讚馬利亞說：「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，都要應驗。」她確實是一個相信的人。

她沒有求記號與印證，天使的話對她而言已經夠了，在她心中神聖之愛的安靜微小聲音對她而言就夠了。她相信了，她求的只是這件事進一步的亮光，她並不需要記

號或印證。

她也樂意接受任何冒險，不要忘記對一個童女來說，作我們主的母親是一件很嚴重的事；事實上直到今日，有些異教徒仍毀謗這位在女子中有福的馬利亞犯了罪。她一定很清楚知道不是每一人都會相信她，也一定會有人用尖刻的話談論她。至少她會懼怕她的未婚夫可能會休她，除非主護衛她。約瑟顯得那麼尊貴，像第一流的信徒，他配得被列在最真實的聖徒中。這位童女本身也是這樣，配得被那些讚許為純潔、忠誠、與偉大信心的人稱頌不已。不論那是何等冒險的事，加諸於這位童女身上的是極大的尊榮，她沒有顯出絲毫的猶豫，卻說：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。」

我想她的問話，有一部份是出於驚訝；當我們在驚訝於 神偉大的憐憫時所說的話，不會被祂按著字句來衡量與審問，即使那些話聽起來很像出於不信。主知道祂兒女的本體，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。我盼望當一個 神的孩子遇見痛苦，像約伯在爐灰中受苦時所講出來的話，能被講話時吹出的氣吹掉。主對約伯在極度痛苦時，從他口中所流出的粗魯的話，並沒有多少責備，畢竟他已經那麼忍耐。所以即使馬利亞的這些話包含一些不信（雖然其實沒有），在主眼中也看為是她驚訝的結果；因為所臨到她的是她未曾禱告，也未曾期待的奇妙憐憫。她的話語中並無不信，有的只是因這極大的恩惠，而生發的極大的驚奇與讚嘆。這事怎麼會臨到她呢？她怎麼會這樣大蒙恩惠呢？她的心彷彿在說：「這事怎麼會臨到我呢？我不過是個卑微低賤，出身背景與血統早被遺忘的女子，我怎會成為人類賴以蒙救贖的救主在肉身、在人性中的母親呢？」

她滿心驚奇，然後她開始求問，她想知道這事要如何成就。這樣的渴望並沒有什麼錯，她並沒有應該受責備的不信；她相信了這奇妙的應許，她只是想知道這事將如何成就。那樣的問話有可能包含了不信，但不是一定如此。你我也有可能像以色列人在曠野，當 神應許要給他們肉吃時，這樣說：「難道給他們宰了羊群、牛群嗎？」（民十一：22）那是沒有信心的問話，但你也可以求問一個應許要如何應驗，其中並不包括任何不信；事實上，反而是你的信心帶來這樣的求問。

我知道我曾一而再、再而三向我的主問過許多問題，祂也回答了我。如果那些是有罪的問題，祂必不回答。我們應當常常求問 神，我們應該成為一個聖別的「問題人物」。我們應該問說：「祂怎會揀選我們呢？」主會回答說：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」然後我們會問，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是我？你可以在一種神聖的感恩中問這樣的問題。哦，祂怎樣用祂獨生子、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血來救贖我們呢？祂如何更新我們呢？祂將如何使我們成為完全呢？我們在天上將如何擁有華美的住處呢？我們如何能變成我們主的形像呢？我們如何復活呢？我們將帶著什麼身體來呢？我們可以問許多問題，只要不是出於不信，都會得著答覆，或者會使我們更在感恩中敬拜祂。

請注意，撒迦利亞是個懷疑者，主也以此對待他；馬利亞是個求問者，主也那樣對待她。請留意他們所受的對待是不同的。

首先，馬利亞沒有求記號，卻得著一個記號；而且那是最令她愉快的事，因為那記號來自祂的表親以利沙伯。她成為她的記號，那原來不生育的要來遇見她，並激勵她。弟兄們，主知道如何給你記號，即使你並沒有向祂求；我相信那些不求什麼印證，

只以天父為滿足的人，將會得著最美的印證。

關於她還有另一件事，神很恩慈地給她教導。撒迦利亞求記號，他得著了；她求教導，也得著了。天使頓了一下，又對她說：「聖靈要臨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聖者，必稱為神的兒子。」如果柔和地、用信心地，求你的主教導你屬神的事，祂會將祂的靈賜給你，聖靈將引導你進入一切的真理，並且指教你，使你有得救的智慧。

總而言之，我們不要效法撒迦利亞說：「我憑著什麼可以知道這事呢？」不要再懷疑那永不衰殘的道，要安息在主裡面，讓聖靈使你能夠相信。當聖靈說話時，只要那是神的話就夠了。如果我要看看神在祂的話語裡所宣告的事是否真實，我會寧可相信祂的話過於相信我的眼睛。「不如說，神是真實的，人都是虛謊的。」(羅三：4)

讓我們全心效法馬利亞作個求問者，常常求問，渴望更多認識，深深地尋求。因為我們尋求進入神的應許永不會太多，連「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。」(彼前一：12) 有一個答案能回答我們一切的問題：「在神凡事都能。」如果我們問：「祂如何能釋放我呢？」在神凡事都能。「祂如何能保守我直到那日呢？」在神凡事都能。「祂如何在逼迫中保守我呢？祂如何能保守我脫離試探？保守我勝過世界、肉體、與魔鬼呢？」在神凡事都能。

展翅飛向全能的神，你將成為剛強。

3、神的杯（愛麗絲·雷諾·弗勞爾）

愛麗絲·雷諾·弗勞爾

- 1 · 莫因我於滿溢之喜樂中高唱的甜美詩歌
誤認我從未嚐過憂傷哀痛
破曉時分的雲彩宣告暗夜的結束
喚醒最豐美之詩歌的流注

- 2 · 因花朵佈滿我路徑
繽紛的色彩伴著濃郁且罕有的香氣
我知前路仍有乾地荒漠
我仍需忍受沿途荊棘的折磨

- 3 · 只因此刻有寧靜海之環繞
閃亮的夕陽餘暉照出金色大道
請相信我——最猛烈的風暴曾掃過這身軀
能堅定不動搖唯賴信心之錨

- 4 · 是，有愛——環繞且豐盛
但別因此錯看
那曾經過的苦悶孤單時辰
當心靈痛飲不得不接受的苦酒

- 5 · 噯是的——神給人的有苦有甜
何等智慧祂摻和這未識之杯
當我們稱頌那賞賜的慈愛之手
神最豐富之恩典將自每一生命內顯現

4、從錫安直到地極（歌登·賈德納）

歌登·賈德納（Gordon P. Gardiner）

第二十三章 哈利與瑪格麗特·康特

「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六日，星期一晚上六時，在一間裝飾合宜的大廳中，在象徵性的白鴿翅膀與菘葵葉的遮棚下，瑪格麗特·菲登（Margaret L. Fielden）小姐，成為英國倫敦的哈利·康特（Harry E. Cantel）牧師的新娘。」這是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，《錫安城新聞報》（Zion City News）的報導。婚禮由芝加哥的威廉·派柏（William Hamner Piper）牧師主持。《錫安城新聞報》還報導說：「康特先生能得著菲登小姐作他的妻子實在幸運，因為她是一位擁有許多成就，以及每一項基督徒品德的女士，她特別合適成為牧師的妻子！」

新郎是法國人，生於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八日。以後他來到美國，在九〇年代晚期（十九世紀）成為紐奧爾良（New Orleans）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。他在一八九九年聽說陶威博士和錫安，就搬到芝加哥，於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五日被陶威博士按立為傳道人。他是個火熱的主工人，於次年被差派去英國，後來成為錫安城在不列顛群島的事工之監督。他在這禾場上顯著的成就，使他被認定為陶威博士最主要的助手之一。

一九〇七年，五旬節聖靈澆灌在錫安城的消息傳到倫敦的哈利·康特那兒，他心中對神的飢渴，使他渡過大西洋，趕到錫安城要查看這件事。他很快就領受了聖靈的浸，並預備要帶著五旬節信息回英國。

有一天他訪問菲登家，在訪問期間他聽見其女兒瑪格麗特在隔壁房間說話，就在那時神的靈對他說話：「那就是你要結婚的女士。」十天內他們結了婚，一道啟程前往英國！

回到倫敦後，康特先生對他的會眾分享，他在錫安城親眼目睹的五旬節聖靈大澆灌，以及他自己也領受了的五旬節祝福。除了一個家庭以及幾位單身女士外，全教會都領受了這個信息。這樣，雖然英國還有別的人也領受了聖靈的浸，倫敦也有一些在家庭裡舉行的禱告會，他的教會仍然是倫敦第一個「正式的」五旬節教會。

不久之後，康特夫婦租下一間商店，座落於北倫敦艾靈頓（Islington）的第七十三上街。他們將這商店改裝，樓下作聚會廳，樓上是住處。他們在此主持一所神聖醫治之家。後來他們將家搬至海伯利（Highbury）亞伯丁路三十八號，並將那裡作為宣教士客人的住處，但繼續在上街的聚會廳主持聚會，直到康特先生於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一日突然去世。之後該聚會廳關閉，聚會都移到家裡。

就是在這家中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，舉行了英國第一場五旬節教會的婚禮；愛麗絲·羅蘭（Alice Rowlands）與史坦利·弗洛歇（Stanley H. Frodsham）結為夫婦，由史密斯·維格氏維爾（Smith Wigglesworth）證婚。

〔附註：愛麗絲·弗洛歇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去世，弗洛歇先生於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與瑪喬麗·赫德（Marjorie Head）小姐結婚。婚禮由查理·羅炳森（Charles E. Robinson）主持，他是弗洛歇先生的老朋友，並一起編輯《五旬節福音雜

誌》(The Pentecostal Evangel)。羅炳森先生曾經是錫安城的傳道人，他的故事記載於本書第十五章。]

這對新人必須到政府去公證，因為當時在教會舉行的婚禮，只有由英國國教聖公會傳道人主持的才是合法的。因為新郎新娘都已離開聖公會，所以他們必須去公證結婚；但因他們都盼望能由五旬節傳道人來主持五旬節婚禮，並能伴隨著 神祝福的彰顯，所以他們盼望舉行第二場婚禮，康特師母開放他的家，舉行了這場有歷史意義的婚禮。

新郎後來成為以《五旬節福音雜誌》為前身的，神召會一切出版物的編輯，超過三十年。

除此之外，史坦利·弗洛歇寫了好幾本書，包括第一本全世界五旬節運動的歷史《神蹟隨著》(With Signs Following)，以及主持他的婚禮的史密斯·維格氏維爾之傳記《信心使徒》(Apostle of Faith)。他也編了史密斯·維格氏維爾的講章集《不住增長的信心》(Ever Increasing Faith)，這本講道集大約印行了一百萬本。(譯註：其中文譯本現由錫安堂出版社出版)

[附註：在此說一點史密斯·維格氏維爾與錫安的關係是合宜的。無疑的，他從未成為錫安城的一員，但對他的生命與事奉都有巨大影響的他的妻子，是由陶威博士在倫敦為她施洗的。通常由陶威博士施洗的人都會成為錫安的一員，但當然那還意味著那人信服陶威博士的教訓與帶領。史密斯太太顯然就是屬於後者。]

[史密斯·維格氏維爾的傳記作者說，他常承認 神賜他一位奇妙的妻子是多麼影響他的一生。因此我們可以很合理的相信，維格氏維爾太太分享了不少錫安的信念與帶領給她先生。還另有一些環境上的證據，讓我們確知維格氏維爾跟錫安有其他關聯，幫助塑造了這位「信心使徒」的信念。]

[他自己的話也許是最好的說明：「我的妻子跟我都覺得我們不能半心半意跟隨神；如果我們相信 神醫治，我們就要全心進入其中，所以我們與 神也彼此立了誓約。這項完全信靠 神的委身，看起來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新次序，我們直視對方的臉，說：『從今以後，再沒有醫藥、醫生、任何藥品會進入我們的房子！』」]

[雖然也有許多人相信 神的醫治，但只有很少人會採取這麼堅強、絕對的立場；而那正是錫安的真实追隨者所採取的立場。史密斯·維格氏維爾對這項委身終生不渝，並因此驗證了主在祂的話語上顯出信實，無論在他個人身上，或是他在世界各地所服事的許多人身上，都是如此。神蹟隨著，證實 神與他同在。]

一九一二年，康特太太搬遷至較大的地方，以「瑪拉拿莎」(Maranatha，意思是「主必要來」)知名，座落於海伯利新公園七十三號，有個大客廳可用來聚會。季唐納(Donald Gee)記述說：「不但在倫敦，也在整個不列顛群島，甚至及於遠處，「瑪拉拿莎」成為最為人所知，也最喜愛前往的五旬節中心。．．．其環境的隱蔽性，使這地方很合適在會後延長禱告時間。在這裡的聚會，大家都覺得彼此很親密，這是基督徒團契與事奉很需要的特質。而絡繹不絕、路過倫敦的宣教士與教會領袖們，更使這裡擁有多樣事奉型態的豐富供應。」

李唐納在他傑出的歷史記述《風與火》(Wind and Flame) 中，繼續描述道：「康特太太擔起這項事工全部責任，實在是一個信心的大步伐；但 神印證了她的信心，顯明那是祂的旨意，祂也必供應一切所需。一起頭，看見原來房子的小傢具放在這大房子裡，實在有點好笑，但數年之後這房子已經是妝飾整齊了。住在這裡的費用採用自由奉獻的方式，尤其是對宣教士，但主一直供應一切所需。」

「康特太太本人是個了不起的基督徒，她擁有她的國籍明亮動人的特色，還加上堅強的信心、商業才能、以及屬靈的熱誠。」

李唐納論到他自己時，給了我們一幅「瑪拉拿莎」典型聚會的動人圖畫，他說：「那是禱告之夜。一個有點緊張、心裡頭有些反叛性的年輕人，陪同他母親去聚會；表面上是為了在半夜陪她回家，以保安全。西瑟·波希爾 (Cecil Polhill) 主領聚會，當這位富有的紳士坐在位子上，跟身旁一位女傭共看一本詩歌時，這年輕人大受感動。他們起頭唱的詩歌正好是《哦 神，我們歷代的幫助》(O God, our help in ages past)，而不是那種大喊大叫的詩歌，就更使他覺得自在了。這位年輕人是教會的風琴演奏家。」

「這大約五十人的會眾跪下來，有相當一段時間的禱告。那些已磨損的很厲害的地氈稍為軟化了光禿禿的地板。這年輕人還注意到他正前方一對夫婦，在那環境中看起來有點奇特；幾週後他看見那位弟兄站上講台，才知道他們是哈靈蓋 (Harringay) 浸信會的牧師夫婦，那天在那聚會中尋求聖靈的浸。」

「在一個多小時內，每一個人都自動自發地參與禱告；聲量忽而高昂，忽而低微地禱告與敬拜；有時是個別帶領禱告，有時是齊聲禱告。這年輕人跟他母親耳語說：『這些人禱告得好像 神真在這房子裡似的！』她回答說：『祂確實在！』然後繼續安靜禱告。這與他過去在公理教會所見的禱告會大不相同，但顯然這年輕人大受感動；因為當康特太太在門口送他們回去時，他竟詢問下次聚會在何時。」

「那是一個宣教聚會。美國一位著名的五旬節宣教士和他的同伴一行，回國休假之後正要返回印度。當他們走下階梯來參加聚會時，看起來很疲倦；因為一整天康特太太都帶著他們，在城西逛大商店，作最後的採買。進門的廳裡堆滿了他們的箱子與包包，預備好次晨六時搭計程車離開。」

「聚會廳已經差不多滿了，從臥室和能找到的地方加了一些椅子。前面提及的那位年輕風琴家，注意到他們用的風琴比他平常用的，但他在靈裡感覺到的榮耀，遠比多幾個琴鍵的琴有價值。就在那時，門口台階上響起男人真誠問安的聲音，一群從五旬節宣教聯會訓練之家 (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Training Home) 來的年輕男士擠在那兒，他們剛從海克尼 (Hackney) 走過來。他們很快擠進廳內，一直滿到台階上端。亞瑟·克理朋 (A.S. Booth Clibborn) 也在場，對每一個人微笑，如同古代的族長。」

「那位宣教士開始說話，一切倦容都不見了，聚會的氣氛凝聚起來。使徒行傳似乎從新約聖經裡活過來，這位我們正在聆聽他講話的人是巴拿巴或提多嗎？這裡是倫敦呢還是安提阿？或是哥林多？幾個世紀的距離被遺忘了，我們都感覺到永遠之靈的大能。開始有個人說出聽不懂的方言來，另一個人繙了方言，每個人都低頭敬拜，我們的心告訴我們， 神自己在說話。聚會結束，會眾在安靜中分散了，但活水滿溢。」

又有一位宣教士的名字加進禱告表中，一張新的照片加在已經很滿的佈告欄上。」

「這就是在海伯利的聚會的素描，在不列顛的五旬節運動中，許多年一直佔有一席之地。從威爾斯來的朋友們，覺得這是他們出外的另一個家。幾乎一直有北歐斯堪第那維亞人，住在這家中學英語；他們的口音聽起來像是一些從芝加哥來，懷鄉的美國人。以我們有限的智慧實在不能理解，為何那麼快地，康特太太在一九二六年離世與主同在。她病臥在床只有五天就去世了，一位那幾天照顧她的姐妹說：『真是榮耀的離世；她沒有疼痛，只是沉睡了！』」

《春雨福音雜誌》(The Latter Rain Evangel) 的編輯亞娜·賴福 (Anna C.Reiff)，為瑪格麗特·菲登·康特寫愛的懷思時說：「沒有一個知道我們離世的姐妹是如何過一個獻身捨己的生活，服事 神的僕人們的人，會因她在四十九歲就離世而詫異；因為重責大任是如何地壓在她身上，包括家中的聚會、關顧從各地禾場來的宣教士每天的需要（他們都發現她是個樂意陪他們去辦事的人）；還有為病人禱告，那些受壓制的人也發現她的家是個得著釋放的地方，她還會為著幫助鬼附之人得釋放而禁食（他們也確實得了釋放），這一切重擔都放在這土造的殿身上，所以 神說：『夠了！』」

「我們只要舉一個例，說明她的愛與擺上。一位得了熱病返國的宣教士，一大早搖鈴要求說：『請將我放到床上。』這位宣教士的父母住在英國，但他們會要求她去看醫生；所以這位宣教士飛到這充滿信心與禱告氣氛之處，她得著照顧直到痊癒。康特太太是許多人的救助者，得著許多人的敬愛。」

這是另一位來自錫安， 神所揀選之器皿的結局，她的影響也「直到地極」！